蒋子龙文集

第12卷

人物传奇

RENWUCHUANQI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蒋子龙文集

第12卷

人物传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子龙文集:全14册/蒋子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897-2

Ⅰ.①蒋… Ⅱ.①蒋…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0554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400千字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455.75 插页28
印 数 1—1000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97-2
定 价 1580.00元(全十四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我一直信服这样一句话：在世间一切活动中，唯有人的故事最吸引人。

这一卷里的人物没有虚构。他们有古人、今人、圣人、凡人、能人、奇人……他们之所以能打动我，并与文学连接在一起，是他们生命中那不同寻常的特质，以及他们人生轨迹的传奇性。

经典作家称："人是造物主的杰作。""杰作"中的佼佼者，才称得上是传奇。他们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合适的"。

我们不可能也无法追寻他们的足迹，但可以追求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巴尔扎克有言："一代人就是一出有着四五千名优秀角色的戏剧。"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特点，体现为他们的品质。了解他们，有助于更深切地理解这个时代。

于是我尽最大的努力，真诚而温暖地记住了他们。

蒋子龙

2012年8月25日

目　录

前言 …… 1

拉老手 …… 1
精卫的震撼 …… 4
三年一梦 …… 8
西施之美 …… 21
历史的机缘 …… 25
一堆金子 …… 28
探龙宫的人 …… 34
精灵 …… 37
伉俪偕行 …… 40
云南一绝 …… 47
权威的随和 …… 60
邮票大百科 …… 63
奋燕之奋 …… 66
成功者的代价 …… 78
传统家庭的抗震力 …… 87
天津第一街 …… 92
奇迹是怎样发生的 …… 106
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 113
基地 …… 126
“离天高”传奇 …… 136
慈祥的火 …… 14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创造神话 …… 150
末代圣人家 …… 155
武夷灵人 …… 159
翰墨缘 …… 164
人与气候 …… 173
美哉，钟馗！ …… 188
鸟语兽言 …… 193
秦征轶事 …… 196
剑桥的节日 …… 200
怀念杨干华 …… 210
公园里的老景 …… 214
地书 …… 217
“海怪”——戴喜东 …… 220
颖影 …… 229
什么人死后会成神？ …… 237
无冕之王 …… 241
美国的中国作家之家 …… 246
百年佳话 …… 257
杨丽萍“映象” …… 261
海河沧桑 …… 265
天铁之“铁” …… 314
“武”与“警” …… 325
巴老是金 …… 327
车轮上的中国 …… 330
新“贤妻”标准 …… 373
关羽，真神！ …… 375
国凯师兄 …… 378
城与镇的启示 …… 382
母道 …… 399
美满人写美满人 …… 403

后记 …… 409

拉老手

近读国内新版的《蒋经国传》，有一节让我感动。

蒋方良当年不顾一切地嫁给了蒋经国，轰轰烈烈地从俄国跟到中国，最后又跟到孤岛台湾。在她人生的中途蒋经国还曾背叛过她，闹得世界上无人不知，她最终还是全部接受下来，包括蒋经国的思想及其一切。但到了晚年，蒋方良非常孤独，儿子先她而死，自己的身体又不好……

已当了多年总统的蒋经国，无论多忙，每晚上必坐在蒋方良的床边，双手久久地拉着夫人的两只手。有话就说两句，没有话就这么拉着手对坐一两个小时。天天如此，直到他逝世。

这就是拉老手！

而现代人则不喜欢拉老手，说“拉着老婆的手，好像自己的左手拉右手”。更希望拉情人的手或一切小姐的手，说“拉着小姐的手，一下子回到十八九”！

但，一般人还更习惯于拉小手。孩子是各家的“小皇帝”，在大街上或公园里人们见惯了爷爷、奶奶们的老手拉小手，或年轻父母们的大手拉着孩子的一双小手。社会开放，生活在变，人们在公众场合也经常见到亲亲热热的青年男女拉着手，甚或勾肩搭臂，相拥相吻，也习以为常了，既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为之特别感动。

于是，城市里最美的一景，是恩恩爱爱的老夫妻，手拉着手，相依傍，相扶持，散步，逛街，遛公园。或轻声说着什么，或一言不发，在浮躁的城市生活中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宁静、平和。却又是那样和谐，

令人感到舒服、艳羡。

认为心的交流、情的交流，乃至爱的交流，只是青年人的权利，到了老年夫妻就变成“伴儿了”，这是一种误解。“伴儿”有各种各样，简单地相守，缺情少趣，麻木疲沓地等待死神的召见，也叫做伴儿。心心相印，越老越相互依恋，欲没有了，情却加重了，越活越有趣，这也叫伴儿。

老了也要拉拉老手，要有肌肤的接触。事实证明，那些越老越恩爱，同出同进，同说同笑的夫妻，不仅健康快乐，寿命也长。

老年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快乐减少了。要快乐就必须有接触、有交流。不能隔离自己，疏远亲人和朋友，成天装出一副“老正经”的样子。

有夫妻间的交流，还要有跟社会和他人的交流。傍晚或早晨，城市里的许多公园基本上变为老人公园，几个或十几个老人围在一起说说笑笑，练功压腿，或扭或跳，交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小道消息，哪怕是发牢骚，传闲话，张家长，李家短，也能排遣孤独和郁闷。

孤独是老年人最可怕的杀手，而自我封闭正是纵容孤独。被孤独越缠越紧，就会出事。

有一种夫妻，上了年纪之后变得相互无话可说了。仿佛一辈子的话早说光了，变成了哑伴儿。生活失去了声音也便失去了色彩，失去了许多欢乐，变得枯燥漫长，精神委顿、厌世。宝贵的生命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消耗。其实，你不想用“口语”，不是还有“手语”吗？老手一拉，心就通了，这叫“一通百通”，此时无声胜有声！

有人退休或离职后，便觉得被社会抛弃了，不愿出门，不想见人，对一切都看不惯。其实是一种胆怯，越退越没路，越缩属于自己的空间就越小。出问题的大多是这种人，或精神崩溃，或过早地谢世。

有句老话叫“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累”。现在倒过来了，受累是享福，享福是受罪。有人忙碌了大半辈子，到老年却忍受不了清闲，变得精神恍惚。

闲——意味着无用，意味着多余。忙碌的人年轻。所以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上班的时候人是好好的，退休后一年半载人就完了。

人是感情动物，无法在没有感情的沙漠中生活。人是社会动物，

与社会隔绝人也无法存活。

法国一位著名的洞学家维罗尼凯，曾创造了在八十二米深的洞穴中独自生活了一百一十天的世界纪录。最后却精神错乱，“在地下看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于去年自杀身亡。

最近北欧则爆出另一则惊人的新闻，七年前两对夫妇在滑雪时遇雪崩，落进一个山洞，山洞很深，无法爬出来，里边却有水，有昆虫。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四个人，像个小社会一样，大家有感情，有交流，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吃昆虫，喝生水。七年后被救出来，除去面色苍白，营养不良，基本上是健康的。

心宽者体健，那些乐乐呵呵，能上能下，能富能穷，能高能低的人沾光，兴趣多多，希望多多。厂长不当了可以去看自行车，处长下台了可以找个地方去守夜看大门，局长不当了可以去东跑西颠联系业务，正式工人当不成了可以去找点临时的活干，实在找不到活干，玩儿也要玩出点花样儿，游泳、下棋，凑到人堆里聊天，都是不用花钱的。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发闷、发傻、发呆。

应该提倡每个单位在组织老职工外出参观旅游时，允许带老伴儿。文明的社会提倡“拉老手”。

有些人恰恰到了老年才会体验到自己的青春。

1982年元月

精卫的震撼

天津火车站过去叫“老龙头车站”。天津古有九河注入渤海，为渤海之要塞，正是“老龙王之头”。

当“老龙头”建站一百周年的时候，车站翻修一新，昔日的“老龙头”变成一只大鸟，主站房凌空欲飞，两侧伸展数千米长的附属建筑状似鸟翼，环抱着站前七十米高的钟塔楼。建筑有灵魂就活起来了，透着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气、神！

人们拥进天津站，确切地说是迈进富有巴洛克风格的圆拱形中央大厅，突然都站住了，周围的什么雄伟呀、壮观呀、新奇呀全消失了。气骨雄豪的建筑群落刚才还深深地刺激了大脑皮层，此刻也像潮水般地退去，只剩下头顶上的一幅画。

这是一片在中国从未见过的穹顶巨幅油画，高二十一米，直径二十四米，面积近六百平方米。题目叫《精卫填海》。画面让人惊骇，恍惚间有飘逸、浮动的感觉。

七个背生巨翅的裸女，烘托着中间的精卫，她头顶一圈彩虹，身长六点五米，翅膀十二米，呵护着两个肥胖可爱、刚长出嫩翅的龆龄童子。周围还有一百只成精的海鸟围绕着她们……画家把具体的东西全部抽去，只留下海、天、云，用浓重的蓝黑色油彩堆出一团团大的色块。云的迸飞，洪荒宇宙的旋舞，生的角逐，力的拼搏，爱的测试，美的流溢，海一样翻腾的血，云一样飘曳的长发，雷电似的翅膀，像剑一样劈开了厚厚的云团。

精卫们驾风驱雨，衔巨石以投海，激起冲天水柱，如喷泉一般。海

和云、人和天搅在一起，这是一幅中国的“创世纪”。画面上有生命的大运动，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精卫的精神投下一束光晕，她们的翅膀照亮整个大厅，她们强大的生命的热力在散发，温暖了冰冷的海和天，温暖了这将军红的磨光花岗岩地面和顶天立地的坚硬的大理石柱子。

精卫填海图体现了设计者的一种精神。起初，设计者曾想采用一个最常见最保险因而也是最平庸的方案：在中央大厅的穹顶上安装无数个灯泡，这有个很好的名字叫“满天星”。可心里总觉得这么好的建筑不配画太可惜了。古今中外哪一座优美的建筑离得了绘画和雕塑！于是，建设者决定搞“立体感很强的正宗油画”，并想好了内容，画“哪吒闹海”。

为此去请教天津的油画大家秦征。秦征直摇脑袋：“不好，哪吒闹海被画滥了。这是车站，头顶上有妖魔鬼怪厮杀成一团，会让人看着不舒服。”

“你说画什么好？”

“《精卫填海》。”

“什么意思？”

“中国古代两大神话，《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毛主席一篇文章使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却冷落了精卫。《山海经》里说：‘炎帝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述异记》里说得更详细，炎帝的小女儿溺死于东海，化为精卫鸟。精卫与海燕结合，生雌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溺水处，暂不饮其水。精卫，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好个志气鸟！精卫其实是中国的第一个女神，并司青春、爱情和复仇。让她来落户“老龙头”，岂不是饶有意味？已调到北京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的秦征，不愿做京官，老想着画画儿，没事就跑回天津。他的家和户口也都还留在天津，市里便决定把创作天津站穹顶画的任务交给他。

秦征那艺术家的硬劲又来了：“叫我干就得由我说了算，身不由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莫谈艺术!”

市长竟亲自给他下了“全权负责”的委托书。他带着王玉琪等五个得意弟子投入了紧张的创作。画家们把自己封闭在二十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有的时候需躺着才能挥笔,有时要蹲着、半蹲着或弓腰歪身地画,中间的高部则要站直了扬头作画,甚至还要踩着凳子。每天和精卫在一起,他们就是精卫,被自己创造的海浪抽打着,精卫的翅膀载浮着,水雾云层像香烟一样在他们身边缭绕……创作的冲动像烈火烧灼着他们,感觉不到大棚里四十多度的高温,听不到脚下施工的噪音,他们仿佛也跟着精卫经历了死的恐怖,获得了生的力量。

看那精卫的裸体吧,有着太阳般的肤色,闪闪发亮,瓷实而有弹性。曲线是冷峻而优美的,不失女儿的圆曲、光滑和灵巧,却又带着锋芒,带着青春的棱角,有饱满而充沛的活力,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坦然地大爱、大恨、大复仇。也让人们坦然地欣赏这裸体的强健和优美。精卫的脸是风暴塑造的,没有传统的女神形象的福态、柔媚、恬静,有的是智慧和自信,强悍、坚毅、威猛。雷电是她的眼睛,这眼光执着地洞识了生命的意义,只有中国女人、经过大死大生的女人才有这样的眼光。画面上有海天、云光也有女性的温慈,有复仇者的酣战,也有儿童的嬉戏,构成了对美好生命永恒的肯定。

精卫——波澜壮阔的生命!

精卫是鸟,应该有双翅。正是这许多大小不等的翅膀给油画以奇特的生命和恢宏的气势。正面看,精卫羽化成仙,腾空而起,“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反面看,精卫正对着大海俯冲,而且是加速度地俯冲。侧面看,精卫在翱翔。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精卫都在飞,都很美,给人以强烈的浮动感、飞升感,仿佛主站房连同中央大厅也一并驮在精卫的翅膀上,乘风而起,扶摇直上。

旅客们无法不在这穹顶画下驻足仰视,它喧宾夺主,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拥进天津站,不是为了坐火车,而是想看看《精卫填海》。它比天津站名气更大,传扬得更快。而关心这幅画命运的人,仍担心精卫的裸体——乳房、腹部、大腿,紧张地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

首先是工人、普通的旅客很喜欢。外国人看了感到惊奇，他们说中国允许画这么大型的裸体油画说明开放政策了不起。几个韩国人干脆说它是亚洲第一流的……秦征师徒却不愿意人们这么大惊小怪，舆论太大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万一有哪方神圣不喜欢，说句什么话，岂不麻烦。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悄悄地先活下去，在人们的心目中生根、发芽、强大，成熟到血肉丰满，真正成为天津站绝对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时才能说《精卫填海》站住了。

大家都盼着北京机场的“壁画风波”不再重演。祝愿精卫的命运会比那些沐浴的傣家少女的命运要好……

1983年春

三年一梦

——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人们还记得他吗？

记忆同健忘一样总是有选择的。被人忘记，不正是他近几年来所追求的结果吗？他好像成功了。或许历史原本健忘。

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个丧失了记忆的民族也就失去了过去和未来。或许是因为他当初身居要职时谨小慎微得过分，不显山不露水，虽掌管着全国的工业和交通——国民经济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块，却从未轰轰烈烈过。从来不是风云人物，人们对他的记忆本来就不够深刻。

他的名字叫孙健。一九七五年一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和著名的大寨一位农民陈永贵，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当时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周总理来天津视察，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在汇报时头脑清晰，各种数字烂熟于心，精确而及时，立刻获得了总理的好感。经了解，他还不是造反派，是由一个普通工人干上来的……

孙健于一九五一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以后成了一名地道的铸工，曾连续七年不回家，父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农村，住一间土改时分的破房，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父亲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顾小，还要下地挣工分，积劳成疾，身体也很虚弱……在那个年代，这一切都给他当先进工作者提供了条件。以后他当了生产组长、班长、车间主任、团委副书记、保卫科长、厂党委书记……真正是靠苦干、实干加巧干拼磨出来的。当标兵，做劳模，几乎在工厂的所有的台阶上都站过。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工厂的“秀才”们为他写了一篇很好的发言稿，题目叫：《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先在第一机械局系统宣讲，一炮打红。不久便被提拔到机械局当了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局里派人到他的老家调查，调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孙健在天津好赖也算个人物，想不到家里如此艰难。回到局里向领导汇报：“只有孙健才能忍受这种困境，再不解决就要给社会主义抹黑了。”机械局出面把他的家属调到天津，安排他妻子庞秀婷当了工人。

后来又带着这个讲稿到全市“学毛著”大会上去讲，受到市里的重视，于是在“选拔接班人”的时候就成了市委书记，有了接触周总理的机会。当时在中央的领导群中，上海人太多，风传为了便于协调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选一个抓经济的副总理。而孙健“两步并做一步跑”正巧跑到跟前……

在我们这个视政治为生命、注重政治履历的国家里，他曾经染了那么一水，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还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他还能再成为真正的普通人吗？

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说来荒诞，促使我跟他相识的竟是江青。

当时我是天津重型机器厂锻压车间的负责人，我的车间里有一台自己制造的六千吨水压机，是那个时候天津机械行业的“代表作”，国内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来都要去视察一番。有一天厂部通知我，江青要来视察，全厂进入一级战备。

全车间七百多人停产打扫卫生，给道路两旁的杨树刷上白粉，新修一个高级的厕所——当时不知为什么，老把江青跟厕所联系起来，接待江青必须得有个好厕所。车间的厕所，老天哪，不习惯车间生活的人是难以忍受的。厂部还把招待食堂装饰一新，改做接待室，找来全厂会念诗、会唱歌唱戏的人……准备得太周到了，到时候江青点什么就得有什么。

晚上不许我回家，住在车间里随时等候命令。这样一闹心里就更紧张了，唯恐哪儿没想到，临时出事……这样的“大事故”以前并不是没有出过。那个年代全社会都重视工业，或者说各地最重要的景观就是工厂，国家领导人经常到厂里来，有外国领导人来访也往工厂里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夫人来的时候，由于事先没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窝蜂似的围过来看热闹，使来视察的人变成了被参观的对象。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的时候刮大风，车间三十多米高的房顶窗户没关好，玻璃破碎如万箭齐下，险些没把亲王的脑袋给开了。国务院另一位副总理纪登奎，陪着一个东欧国家的元首来参观，水压机正要进行操作表演，兜着钢锭的链条突然断了……远的先不谈，还是说说眼下吧，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来车间检查接待江青的准备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认识了。

孙健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江青来车间视察。厂党委书记跟我约定，江青一进厂门口就从传达室给我打电话，我便指挥工人出炉锻造。七十五吨的大钢锭在炉里闷着火烧了好几天了，就等着表演给江青看。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全厂就从一级战备进入临战状态。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我们厂的民兵有师、团、营、连、排的建制，大家喜欢用军事术语赶时髦。我的车间共有四个大门，八点三十分，厂保卫部下令，只留一个正门开着，将其他没有接待任务的大门全部上锁，不许工人出入，免得围观江青。

然后就是静静地等着，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全厂像傻老婆等痴汉子，心在嗓子眼儿提溜了四个小时，还没见江青的影儿，也没有得到市里的任何消息。解除警报吧，怕她会突然大驾光临，打个措手不及。不解除警报吧，这样傻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先悄悄叫人给车间各门开锁，先让工人去食堂吃饭。大家在心里埋怨孙健，怀疑是他故弄玄虚把我们给耍了。到下午三点钟，孙健风风火火地又来了，说江青一会儿就到。对上午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他没有一句解释的话，我怀疑连他也未必就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也许是江青故意虚晃一枪，不让别人掌握她的行踪，现在说的“一会儿”就真能到吗？

“一会儿”是多长时间？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已经懈怠了，不再像上午那样紧张。

孙健像个高级通讯员，给我们送完信儿又急急忙忙走了。他还要把相同的内容通知另一个工厂。江青视察完我们厂还要去发电设备厂，看来受折腾的不只我们一家。工人们说，孙健是给江青蹚道的，如果途中有地雷、有刺客，他替江青先死。说来也真够辛苦的，身为市工业书记，不是陪着江青视察参观，却像个小跑儿一样地窜来窜去，工人干部终归还是要受气。连“一会儿”都不到，突然来了两卡车解放军，进厂后跳下汽车急速散开，把住了大门口、各个路口和通向我们锻压车间的大道。看来人家对早就站在那里的本市警察并不信任。

这回要动真格的了，我让工人们各就各位，该轮到我们上场了。很快，庞大的车队出现了，威风八面，其气势压过了以前所有到我们厂来过的领导者。他们下车后，工人们看见江青的随员里有许多熟脸的人物，文艺界的，体育界的……党委书记请江青先进接待室，书记要亲自向她汇报全厂的工作情况。接待室里有吃的、喝的，集中了全厂的尖子人物。江青刚迈进去一只脚，看见里面红红绿绿的气氛，立刻抽腿转身，嘴里嚷着：“我要看工人，看你们那个大机器！”大概市里头头在她面前把六千吨水压机狠命吹了一通，让她只记住了那个“大机器”。计划全打乱了，参观队伍浩浩荡荡地奔我们车间而来。

天车钳着通红的七十五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着……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车间里一片通红，参观者站得远远的，就这样身上所有暴露的地方还会被烤得生疼。党委书记到近前来，把我拉过去介绍给江青，让我汇报车间和六千吨水压机的生产情况。我只讲了几句就觉得不对头，她眼睛盯住你，似乎听得很专心，其实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或者听不懂、没兴趣。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似乎有自己固定的思路，你正讲到半截儿，一件事还没有说完，她突然插上一句与此不相关的什么话，提一些让你哭笑不得的问题。这时候跟她讲机器、讲生产，简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